

脏手指 · 瓶盖

虹影◎著

漓江出版社

[illegible]

虹影精品系列



HONGYING

脏手指·瓶盖

ZANGSHOUZHIPINGGAIZI

虹影◎著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脏手指·瓶盖/虹影著. 桂林:漓江出版社,2001.1
(虹影精品系列)

ISBN 7-5407-2645-8

I. 脏... II. 虹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0165 号

本著作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授权漓江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

脏手指·瓶盖

虹 影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)

邮政编码: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.125 字数 236 千字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10200 册

ISBN 7-5407-2645-8/I·1594

定价:18.5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· 序 ·

另一只手指向哀愁 周江林(1)

· 正 文 ·

一镇千金	(7)
辣椒式的口红	(19)
给我玫瑰六里桥	(30)
归来的女人	(49)
玄机之桥	(80)
带鞍之鹿	(89)
脏手指·瓶盖	(100)
近年余虹研究	(114)
蜕 变	(129)
翩 翩	(134)
孤儿小六	(139)
在人群之上	(144)
你一直对温柔妥协	(155)
鸽子广场	(193)
利口福酒楼	(240)
飞 翔	(251)
内 画	(267)
六 指	(280)
蛋黄蛋白	(296)
两道门间的雨	(309)

小 折	(323)
大 师	(342)
岔路上消失的女人	(357)
玉米的咒语	(367)
那年的田野	(379)
红蜻蜓	(384)

• 附 录 •

不弃理性·怀念短篇	晓华 汪政(392)
才气与功力兼美	朱西宁(399)
走火入魔的瓶子	刘 禾(401)
虹影打伞	赵毅衡(405)
虹影主要创作年表	(411)
虹影获奖情况一览表	(418)

· 序 ·

另一只手指向哀愁

周江林*

在没人教过我在公共场合打断他人话要先说“对不起”前，我曾惹怒过虹影，就像一不小心惹怒了生活，这是我俩初次相见。有时候，我觉得，一个人文字写多了，他在这个世界上有点残存的意思。

我没猜测过虹影是否这样。

我尝试读她一些文字，感觉还是蛮喜欢的，虽与我的嗜好略有不同。随着不断阅读，我的视野被打开。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，虹影的小说里存在着与我相同的“时间”体验，这对我有吸引力。

一直以来我认为，大凡一个痴迷的写作者无不是在这些地方“用功”或“兜圈”，虹影也不例外。它们是“童年”、“物质”、“爱情”、“出走”、“性情”、“命运”等，下面我从与虹影及她的小说血肉相连的若干关键词谈起。

童年那一双瘦腿嗖嗖向前飞奔，那样不顾一切地飞奔，最后将脑袋跑丢了，但奔跑还在继续。就像生活不管好坏，还在继续。

那“飞”或“奔”的女人就是虹影。

* 周江林：著名诗人、评论家。

在穿越一生的各个年龄段，梦想的植物是没有深度的，只有一种来自重庆或四川的雾气轻轻弥漫，像手指一样梳理我们的脸部表情，以及胃中的气息。这时的虹影只能独自站立在记忆的岸旁，寻找那些接近面包感的诗篇。她那么迷惘、无助，似乎被独自甩在这个世界中间。这景象酷似溺水。此刻，她多希望能拽住任何一把漂过身边的东西。

可天空除了鸟、薄荷味道、曼舞的童谣和水声以外，没有具体能够阻止我们饥饿童年的食品，这时候的虹影处在愿望的深渊。

就像找一盏能温和身体内的水的灯一样，虹影随手抓住了文字。从此以后，她就凭借写作整理自童年形成的那块东西。

一般写作惯用的手法是回忆、想象和诗歌。这里要强调的是诗一般的小说，诗小说和小说诗。通过写作，虹影渐渐为我们恢复了作为女人的魅力。

我是这样理解，这个女人的诗歌是安宁的，而小说文字在展示着一种世界的年轻。抱歉我又用了这个词，因为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忧郁飘过眼前，如果早几年，在江南我会说：“美啊，你停一停。”至于干什么呢，我无法明确，青春够用就喝酒吧。直至通过酒把生活源泉找到。

至此，虹影的童年消失了。

而她的小说反过头来滋养她的重庆。

吃是对物质的进入，尤其在我们的时代，吃的意义非同一般“状况”。当年，仅仅是这个“吃”引出的“饥饿”感，虹影的无奈和痛及永远的“无法满足”。吃是欲望，是激情，很接近一个时代的表情。虹影以《饥饿的女儿》为代表的小说，基本上就像她本人，主题大多是对“吃”的至痛的关注和倾诉。有时候，我会在记忆里浮起鲁迅先生的“吃”，但他在谈“吃人”的问题，而虹影在谈“不够吃”的现状，这两者因“吃”而联系在一起，也许巧合，也许是我说话。

面对物质的考验，大概能推测出人的诚恳与否。虹影的小说无法不诚恳，因为是在写自己以及由她代表的同代的四川女儿。另一个因素，作为诗人在场，她无法不痛苦。为此只要一涉及童年、家乡、女人，几乎

是整个女人被不断“撕裂”的过程。

因为，她饥饿，并且是永远饥饿着的女人。

曾经写诗和写小说的是两个虹影，两个极端。就好像她出外参加聚会不是艳丽就是端庄，坐在家中电脑前写作却总是一身男人睡衣，有时甚至会蓬头垢面。虹影重视感情，总是将别人的情感赋予特别意义。别人从来不是地狱，自己才是。为此，在另外一些写女人情欲的小说中，她成了灵魂不能安宁的虹影，一个永远需要爱滋润的女人。

物质如果只能呈现灾难，那它也就沦为社会意义的附属品，那样我们把读者扔进了如此的一个境地，“生活在任何时候都是难以忍受的”（莫里斯·巴雷斯语）。好在虹影的文字随后转入思考人的生存范畴，谢天谢地，我们又回到了黑夜，一个接一个梦像子弹被射上星空。

新小说是进步，心灵必须协调一种微温的意识。

幸好虹影没有晦涩，她的小说能让读者有一种身体的感觉。就是说，通过水反映出的世界色彩更为绚丽。

虹影的文字就是为了写爱情的。并且是写一个女人蜕变的感觉。

比如她曾经写过这样的段落，一个女孩手抱着他的书，就像抱着他本人。或者对天空、森林的爱，对一些书香的爱，被虹影一关注，就变成对男人的情感。

是的，作为虹影，她有很多的男人的情结。这或许是对的，写作、世界、人生这样的范畴就是对人的执著的爱，一个女人周围除了男人，就是女人，最后还是男人。

虹影的小说告诉我们：

爱情是创造。

爱情说到底是非人性的。是一种必须对人性的自残，只有那样才能重生。男女都如此。爱情就是水深火热。给看的人眼花缭乱，然而处在其中的男女双方，每往前划动一下，世界都呈现着一种暴力。

没有伤害就构不成爱情的温度和湿度。

爱情是一群奔马对宇宙的愤怒。有姑娘在晶莹的夜晚纷纷落水。

爱情没有光荣绝望。

爱情只能让热爱水的人们对生活决裂。

有时候,描写爱情的虹影似乎天生就是一个爱情狂。

被击中和伤害是挺自然的。

但她就是愿意这样写或生活,有点“缺钙补钙”的意思?

站在男人身旁,虹影是那么自然,想笑就笑,想哭就哭,一旦这样做了,泪水往天空汹涌,连接了滔滔长江。

人越往一个方向奔走,越变得混乱,似乎不将自我变成一个混世魔王誓不甘心,至少虹影也这样过。

曾经“出走”成为虹影那代人解决自我问题的冒险。与渴望有关,然而……然而又能怎样?为这个男人而离开,为那个男人而到来,这种“寻父”或“寻夫”情结是内在命运的使然,可还是在打转。

维特根斯坦说:人是人心灵最好的图画。在这样打转中,其实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自我,并含着眼泪赞美一下自己。

虹影的小说涉及“出走”这个命题,并渐渐形成了她的荣誉感和身体的必然。我为什么这样武断地说,因为文字一旦动态,它的结构在脱离“客观性”的顾虑的同时,会有一种“身轻如燕”的姿态出现,并叠印在生活的坡度上。

在平缓的草地上,一些谷物夹在珍珠之间,趁天地旋转之际,美酒和牛奶随教育诗篇的翅膀倾斜过来。

“出走”是虹影小说的命运,也是虹影本人的命运。

“出走”由于动态构成了戏剧文本的重心,小说一旦具有这样的趋势,犹如插上翅膀,身心的飞也就变成挺自然的事儿了。

然而,这种带着整个宇宙奔赴命运的行为,不是一般职业小说家可以胜任的。在这里,文字会随时出来干涉人的软弱性。

虹影试图说,山峰就是翅膀。

梦想只是发动机。

“出走”从另一个方位去看,它就在寻找一个读者,而不是全部读

者。

我曾经喜欢说“一本书主义”或“一部电影主义”。是的，在我们充满弱点的时代，飞翔由于翅膀上某些小孔，它越高就会摇晃，而身体有时间的极限，为此，不要完美，就让一本书或一部电影最终只找到他的一个读者或观众，其实这已经是美好之夜的阅读了。

当然我并不苛求，但我愿望虹影或“出走”能如愿以偿。

如命运一样，不能说谁不会与命运无关，但有的人所谓的命运根本不值得去关注，相反，一个似乎与时代“断裂”的人的命运，在他身上却令人惊讶地带着那种可以被称做“历史”的东西。同样，虹影小说中人物的表情是明显带着一个时代的偏见。这就有趣了。

并且，虹影的小说深处隐藏着浓重的死亡气息，一般人不易察觉，有时候，我想是否虹影本人也没有意识到。由于没有交流过，也就暂时没有答案。

我想最初是物质的原因，后来由于躯体漂移的因素，转化为一种心灵的焦虑。那是一旦重庆离开虹影，就像童年被割断，失望、挫折、不安纠集四周，无论如何，窒息的阴影降临了。这就是死亡感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男女的事儿间，所谓的喜剧和悲剧天天在演出。有一种人却能体会出“死亡”感，因为谈论死不仅仅需要勇气，而是为了避免再一次早一点到来的死亡。这就是拒绝。虹影就在拒绝那种死。

到此，我以为差不多了，况且已经言多失不少。

另外，我想总结一下：虹影不是性情中人，因为这个词没有绵延的力量，它对时间显得多么地无奈。只是一种颤抖，一种只对自然景观屈服的状态，这会对生活形成一个损伤的入口。

虹影的小说是一个窗口。这是对不太了解重庆或她所成长的那个时代的读者而言，那么整体而言，她的小说是一个通道，紫黑色的，每到转折口就有一些至少现在我们不太能一下子读懂的物件（也可能动物）把关。

它是一个合成体。

混乱是必需的。

为了使心理学家有活动的空间。

也为了一种需要以后的狂喜。

虹影的小说是不可冒犯的，因为她讲述以后，似乎再难以再说一遍。这不是诗歌是什么？就像我们将声名狼藉的青春呕吐出来后，人就变得清明了，这是上岸。在我们父辈们无法离开的“愚人船”旁站着，回头一瞥，奔跑的人已经飞起来。

谨为序。

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北京三里屯

一 镇 千 金

爹口袋不再叮当响。小菜根头想，好哟好，没钱爹就喝不醉，爹不醉她就不会挨打。没粮没钱，爹的脸愁成一堆草，埋着眼睛，装蒜不见人，谁也甭想叫他说话。小菜根头在街上乱转，看每一样东西都变了样。“成精，就能不吃不喝。”不知谁的声音在拉破嗓子吼，也一样有气无力。

小菜根头十一岁了，却只有一半截高粱秆儿高，如果田里有高粱的话。去年秋冬大旱，运河水涸了。地里没有现出绿，现在哪来菜花黄？她瘦皮寡脸，两根小辫，一身花衣早已不鲜艳了，布鞋圆头圆脑。这天瞅着就变阴，风凉飕飕的，吹个不停，肚子又开始咕咕叫。

近日里爹较少出门，只是坐着。肚子再叫也没用，千要紧万要紧，肚子要紧。地空着没谷种，各家各户把剩谷糠都吃完了。一年前日本人打来了，爹就出没无常，小菜根头就自由了。昨夜爹没回家，也没回家过夜。

她现在往家方向走，看爹回来没有。爹回了，她也回，家才像个家。街沿屋檐水滴到脸上，从脖颈穿过，小虫子似冷痒痒的，她歪歪嘴。下雾天，愁苦天，路上铺的青石板，有的地方还是翻黄泥，滑得厉害，不小心就摔出个青蛙翻白肚，丑八怪。

双脚落进家前，她看见村头一群黄衣人扛枪走过，她赶紧闪躲。家门坎比较高——爹说当镇长，就得修个高门坎。屋里也不亮，遮住小小的身子还容易。她突然想起来，这些陌生人昨天半夜来到镇上，那阵找爹就找不到。整齐的脚步声，几乎把房子摇动。眯眼瞧，军衣黄压压，刺刀光闪闪。大部队开来了。正是爹每天在担心的事，既没粮，又打仗，嘿，

就成真了。肚子咕咕叫，没啥看的，她饿得慌。锅里碗里没吃的，床底下总有些坛子，该有些熬饥的东西。她像只猫钻进去。手在地上乱摸。家里不藏粮，爹一向喜欢钱不喜欢粮。“好看吗？”爹老拿着白晃晃的银钱问。“不好看。”下回爹再问，她说实话。每次见她不高兴，爹就教她练辟谷，不吃不睡，假装死人，说功到份上，能成仙。

坛子全空，从墙边抓到一把像小石子的东西，她钻出床底才知是干胡豆。也不坏，牙咬得很费劲，香，真是好吃的东西。

有个黑影靠近门口，吓得她浑身哆嗦，往后退。“爹……”她不由自主地叫出声来。黑影竟没了，刚才是看花眼。可爹呢，天在变黑，能上哪儿去游逛？

小菜根头打开门，希望爹蹲在门边，如以往一样，酒气醺醺。现在她一点也不讨厌爹，爹不是头一回让她担心，但今天和以往不同。今晚上什么事都不对劲，以前也常饿，没今天这么饿得难受。她只好出去找一圈。部队在运河西扎了营，镇子在河东，离河边还有一里，听不到那边的动静。街坊人家都像猪，睡得死死的，街上鬼也没一个。每年夏天都有一两日夜雾，今年没吃的了，雾还是来，白气腾腾，从水面沿垂柳尖儿飘上岸岸。

一人过日子，自由自在！以前小菜根头总是被爹送到街坊上这个姑娘那个姨家里住，别提那别扭劲儿了。这一年来，爹管不上她了，小菜根头心里早盼这个。真一个人过了，她着慌。镇上的喧闹突然消失，大人小孩全猫在屋里，露面的全跟爹一样，转转悠悠打粮食的主意。再次从外面回家，她盼望爹这刻忽然闯入，瞧见她一副可怜相，会对她好些。地窖里阁楼上，能藏着几袋玉米就好了，可除一屋家具，家里找不出一点可吃的东西。爹是镇长，却是最早没余粮的人。

老天真是不想过日子了，冬麦全没冒尖儿。爹领着全镇拜了几次龙王。龙王果真显灵，发大水，淹了个一干二净。等老天爷开眼，水顺运河里退走了。剩粮已经吃得一干二净，没种子了。爹带着几个人出去跑了

几程，也没贷到种子，就是有种子下田，人也等不到秋收。好端端的田，光长草不长谷，方圆几百里的人全慌了神。从那以后，爹就是神神叨叨的，要么几天不出门，要么几天不归家，好像她这个女儿是个猫儿狗儿，不用管，自己能活。

小菜根头从未想过娘，看别的孩子在母亲怀里撒娇，她觉得怪。小菜根头四岁时娘就死了，怎么死的，爹不愿说。她也不打听。街上有闲人说，娘是不想要爹，跑掉了。扫帚星，丧门神，一镇子人都不吉利。也有人说娘那天偷偷过河，未到对岸，就淹死了。小菜根头记不清娘什么样，听了也不难受。这一段运河，很宽，但不深，淹死猫狗小孩容易，大人要淹死，除非自己寻死。河畔泡泡花，有长长浓浓的芦苇，有风时，刮出滋滋响。今年夏天小菜根头可自在了，她跟男孩子一样，躲在草里睡。大人找不到，要费工夫用棒打草，才逮得住她。草丛里很舒服，有股清香。爹不回家，她夜里就不回家，在草里过，不凉，就是醒来时露水打湿脸蛋脚丫子。

有一次爹酒醉，说娘就是因为生她没的。娘没了，爹倒也未忌恨，好像落得个清爽。镇内镇外婆娘们对爹很热乎，他经常夜不归宿，清早回家。他不让女人上门，是不让她小菜根头伤心。爹起码跟两三个女人有瓜葛。有人说爹不给她找个后娘，是因为相好太多，一个也舍不得。只是今年征粮征人，兵慌马乱，过路的军队凶狠得很，老百姓闹饥荒，一样要供养部队。爹一下就老了，满头白发。

此刻小菜根头又来到河边，眼睛饿得没神气，恨草样样好，就是不能吃；恨爹没影，什么话也未留下，没心没肺。雾气围绕她，淡而轻，河那边像有军队驻扎的样子，好多火光。远处有渡船，近处有军队搭的浮桥。小菜根头隐隐约约听到枪声，害怕极了。

突然听到哗哗的水声。她急忙蹲下，不一会，有条黑影一歪一拐避进草丛，撕了衣袖往身上裹，看不清模样。小菜根头感觉是镇上的小铁匠。那人一边裹腿，一边呻吟着，竟然抓着草吃起来。接着好久没声音。过了一阵小菜根头鼓起胆子靠近看，那人已躺得直挺挺的，果然是小铁匠。她咆哮着伸手去摸，没气了。她手黏糊糊的，全是血。吓得她上下

牙齿打架，这是怎么搞的？草不可以吃，但不会立马要了性命。爹说没吃的了，宁可吃泥土，也别吃草。

“为啥呢？”

“草割人舌头，吸人精血，人要疯。”

“像大铁匠。”小菜根头瞪着眼珠说。大铁匠终日只知打铁，骂他祖宗也不理会，幸亏有个聪慧俊秀的儿子，十七岁就一人顶十人。

有人插嘴：“讲实话吧，那草有浪病，吃了比上天还好受。”

小菜根头追问什么是浪病？

“嘻嘻，婆娘要偷人，爷们尽寻野门子。”

“那不好么？”

小菜根头未闭上的嘴被爹赏了一巴掌，爹那天对她还算客气，就一巴掌了事，大挥手，但轻轻落在脸上。

小铁匠的血把眼前这段河水染红，小菜根头吓坏了。她找到草丛旁的小道，跑起来，又饿又害怕，眼前全是乱飞的图案：枯树、茅草蓬、在风中舞动的野草、只长草的田。

镇上还是像没人似的，黑灯瞎火，那些野狗早被清理干净，有几顿一人分一口肉的好时光。爹在，总有小菜根头的份，还总是一块好腿肉。爹不知到什么鬼地方去了，她就成了一个小破孩，说不上没爹没娘，可家里已不是家，一点也不想回去。这个运河边的小镇，一向冷落，打着花花样旗号的军队路过，没引起什么风波，不值得在这个芝麻角落地方停顿，算是老天爷照顾。镇上不安分的棒青小伙子，情愿跟着部队去吃粮，爹都让他们去，叫他们今后护着点窝。

小菜根头不明白自己怎么走到小铁匠家门前，铁匠铺不当街，但也不偏角，去茶馆就得经过。爹有件像样的长衫，到茶馆去才穿。要等爹坐下后，大鼓书才开始。这就是镇长的分量。小菜根头没有镶花边的衣裙，总要好过好久爹才想起给她买一件好看的衣服。不过大鼓书来镇上的喜气日子，爹总会带着她，让她坐在身边，有茶有果子。听大鼓书说金戈铁马、侠义好汉。其他孩子们都只有门窗外的份。

大铁匠木呆呆的，没啥话，跟哑巴差不离。但模样生得凶神恶气的，大人吓孩子总说，把你送到大铁匠那儿去。爹不用这话吓小菜根头，可是爹一不高兴就打她屁股，当儿子一般打。

这刻，对着铁匠门，她用不着怕大铁匠。可她身体打起颤来，在大铁匠门外直跺脚。没人，就是没人。“铁匠老头儿快出来，去收你儿的尸。”她这么叫，也没人理。她就对直朝门里走，门竟然一推就开。

小菜根头这才发现一件怪事：镇上的男人女人都不见了，连小毛孩子都不剩下一个，连老太婆也不在。小菜根头弄不清，自己怎么不是这个镇上的人了？成了个漏网的鱼？大铁匠家暗黑暗暗的，只有墙壁。爹可能是在昨天夜里不见的，今天全镇人在她的眼皮下消失了。

她突然明白镇上出事了。

别慌，别慌。她仔细一琢磨，刚才小铁匠是从河那边来的，不知为了什么挨了枪子，受了伤，淌过河来。河那边驻扎着军队，太阳旗黄皮衣，是日本鬼子。明白了，全镇人都到河对岸去了，而且想来就是今天白天的事——她躲在草里睡觉的时候，爹永远知道到什么地方找到她。为什么不找她？或许爹自己也没去？也不想让她去？

小菜根头终于到了河对岸。离岸两里有个秃山包，是这方圆几百里一马平川惟一的高处。岸这边地里石头多，种不出庄稼，镇上人很少过来。小菜根头趴在潮湿的土坑里。天并不是太黑，有月亮，这个晚上天色紫蓝。军队扎了几个帐篷，遮掩在树背后。但山丘上，人声闹哄哄的，隔几十步就有一火堆。拉了一大圈儿。那不就是全镇上的人么，埋头挖土垒石。有日本兵端着刺刀枪在走动。要打仗了？

她一边想一边寻爹，虽然她躲着一段距离，只要爹在人群中间，她能看到。第一遍未有爹，再找，还是没有，爹如果在，肯定在指挥得吭吭响。爹会去哪儿？乡亲们干活挺安分，不像是被人强迫的。工地摊子很大，好像要在山上修个特别大的堡子。她闻到每个火堆旁有烙饼香，就有些明白了。

小菜根头嘴里只咽口水，烙饼香得让她头晕，但是没有爹，她不能过去——她得明白爹为什么不在里头，也不叫她去。

她不敢靠得太近。都说东洋兵杀人放火，爱干啥就干啥，他们来跟谁打仗？当然是咱们中国人。小菜根头壮着胆摸到帐篷前，她人小，又是晚上，没被发现。帐篷里人不多，但都像当官的，围坐在一起大吃大喝，里面也没有爹。小菜根头看到帐篷里一摊开的布上有肉有馒头。她看得真切。乌鸦叫个不停，提醒她赶紧离开似的。她饿得清鼻涕都淌了下来，拿袖子擦。

那次深夜爹带她去镇外的地挖野菜，爹直摇头，说降了身份：一顿饭难倒英雄汉。回家洗净野菜，放几粒盐，没油，菜也喷香。爹说饿极的人，不能像正常人，必得只喝汤呀水呀。要是连着吃太多的馒头烙饼，就会立马撑死。看着帐篷里的可口的食物，她想起爹的话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清口水流出，想着爹做的野菜，真好吃，肚子更饿，爹你到哪里去了？

以前等不到爹时，她就蹲在茶馆的屋檐下，盼望爹走过，把她带上。镇上傍晚时刻，吃过饭的爷们都丢开老婆孩子往茶馆里窜，里面沸腾腾一片。那时有口饭填肚，那时光，哪里人多，爹就在哪里。现在全镇都在这儿，就是没爹！这些人都背着爹，给日本鬼子干事！兔崽子们！

她一狠心，转头就回河对面镇上去。她不能跟这批臭馋虫一起，她得跟爹一起。

她决定闯进一些可能有东西存留的人家里找食。她像只小猫从浮桥上过河，这边的小镇静得像个鬼住的坟墓。熟悉的每个角落，都变了样，路过茶馆时，她觉得有个人，而且这个人跟上自己。是爹？她没有去看那人。脑子这么转了个圈，她眨眼间跳入墙边竹篓里。

那个黑衣人，一顶斗篷，脚上是草鞋，在河水里蹚过，有水，没沾一点泥。脚比爹小，自然不是爹。这人步伐不快，身体不晃悠，就从小菜根头面前走过去了，根本没有看见她。

小菜根头从竹篓里出来，那以前关鸡鸭的地方，臭烘烘。她要追上已经拐进小巷的黑衣人，想明白这个人到底是谁。